



本土文本

进厂 (小说)

□王海波



父亲去找严厂长是那天下午，时间是严厂长约的。前一天在街上父亲碰到严厂长，说有件事想请严厂长帮忙。

严厂长说：“你尽管吩咐。”

父亲不肯说是什么事，严厂长摸不着底，“那你明天下午到厂里来吧。”

秋天的午后，太阳温和，日照充足，路边的树木葱郁。秋分过后，长江中下游地区常受高气压控制，出现秋高气爽的天气。父亲心情轻松，用他的话说，轧花厂有一半人认识。这倒不假，父亲原来在轧花厂扛个棉花包，一包棉花也有一百多斤，从船舱扛到庄脚，堆得像小山似的，码到一人高就用跳板，一尺来宽、五六米长的跳板搭在马凳上，马凳有高有矮，由低到高，最后能担到有三层楼高。父亲肩扛棉花包健步如飞，没有力气这活儿拿不下来。

严厂长在办公室等我父亲，见我父亲到了，杨厂长和石厂长主动出去了。严厂长中等身材，平顶方脸，络腮胡，部队转业干部，说话办事干脆利落，不拖泥带水。他跟我父亲是好朋友，父亲是四队队长，与轧花厂一河之隔。严厂长从部队转业回来后想在河东弄块地盖房子，找到我父亲，父亲领他到四队挑地方。严厂长挑了个地方，过了几天，父亲把大队同意的消息告诉严厂长，严厂长千恩万谢，陪我父亲喝酒喝到半夜。

盖房子是件大事。严厂长把这件

事说给老婆听，老婆是镇江人，起初倒也高兴的，说有个房子也好的，毕竟是自己的，当厂长当不了一世，退下来谁还买你账！厂里的房子说收就收的，谁也保证不了。这一番话分析得有条有理，坚定了盖房子的信心。

隔了几天，严厂长的老婆动摇了：“我想了几天，房子还是不要盖了，花钱花钞的，弄不好还有矛盾。”

“什么矛盾？”严厂长不解。“你想啊，我们生了三个女孩，都嫁人了，现在厂里分了几间也够我们住了，何必自己再找麻烦，也没人赶我们走。”

严厂长左右为难，跟我父亲说：“王队长，房子的事等些时候吧。”

街上的五金厂的陆厂长，在二队弄了块地盖房子，人民来信告到县里，查出了问题，被停职检查。严厂长想，还是等对了，好在没盖，否则惹火烧身，知人知面不知心，时下的人翻脸比翻书还快。别看严厂长在部队待了几十年，地方上的一套他心知肚明。

对盖房子这件事，严厂长不再纠结，就这么过去了。但从内心来说，认为我父亲帮了他大忙，只要厂里不忙，他就蹬辆自行车到四队拿些蔬菜回厂。严厂长说：“新鲜蔬菜吃了舒服。”

有了好蔬菜，父亲就给严厂长留着，这点权力父亲还是有的。我家住在西街头，属蔬菜大队，实则农村人口。

蔬菜大队长稻、麦、棉花，但以长蔬菜为主，大队统一调配每天的蔬菜送到八鲜行，八鲜行相当于现在的市场。早先，蔬菜大队人员统称菜农，解放前菜农的生活极为艰辛，镇周围的菜农就五十多户，不足三百人，有一半户数受高利贷剥削，打长工二十多人中就有我爷爷。在日伪和国民党统治时期，菜农散居四

街头，首当其冲遭受其害。爷爷住的房子被日伪烧毁，在实无法办法的情况下，爷爷拖家带口借住到观音堂，观音堂也不大，十余间房屋，大门堂，二殿，后大殿，西厢房。观音堂的华严和尚跟爷爷有交情，就在西厢房腾出两间给了爷爷暂时落脚。

严厂长起身倒茶给我父亲喝。递好杯子，严厂长便问：“老弟什么事弄得神神秘秘的？”

“为儿子的事。”父亲说。

严厂长奇怪：“儿子什么事？”

“儿子刚毕业，在家没事干，想靠靠你。”父亲直来直去。

严厂长想了想：“儿子户口是蔬菜大队的吧？”

“是的。”父亲答道。

“要是城镇户口就能安排好工作。”严厂长说的是真话，不是托词。

父亲被他一说，心里咯噔一下。

严厂长提高了声音喊：“何文书，到我办公室来一下。”

何堂生是厂里的文书，在严厂长隔壁的办公室，一喊就听见。何况西墙还有个方洞是放电话机的。何堂生应着，人就到了严厂长跟前。父亲站起来握了何堂生的手，何堂生说：“王队长好。”

严厂长问：“那个盛国如的事后来怎么处理的？”

“检查书送过来了。”何堂生说。

盛国如是外场的堆垛工，偷棉花包被人揭发。计划经济时代，物资供应凭计划票证，棉布包损坏了，堆在仓库里，作为碎布出售，一般人买不到，就是镇上的书记或者有权部门负责人，也只能从严厂长手上批个五斤十斤碎布条儿。

缪二发看见盛国如往腰间缠碎布好几次了，他们在一组里，平时也在一起喝酒。缪二发有个相好叫叶红，胖胖的，丰乳肥臀。叶红打杂，搬运工掉落路上的棉花，叶红拣拾送到堆场或仓库，外场卫生打扫，都是叶红的事。

盛国如说：“二发，叶红对你不错。”

“同事，有什么错不错的。”缪二发说。

盛国如又说：“你瞒谁？厂里哪个不知道？”

“别听人瞎说。”缪二发斜了他一眼。

“我长这么大没碰过胖子。”盛国如转了话题，“睡在胖子身上是不是就像睡在棉花包上？”

缪二发被他问笑了，瞬间有种满足感：“你也找个胖子试试。”（一）

梨园春深都几许 (散文)

□顾新红

“不到梨园，怎知春色如许。”

这句唱词，我是在走进砀山万亩梨园，走进梨树王景区，才确信无疑的。

初入景区，眼前一片片的梨树并未惊艳到我的眼睛。这些梨树跟我们在寻常田间地头看到的梨树并无特别，梨花散淡，叶片绿中泛红，并不是想象中叠翠堆雪的清秀俊逸。同行的李校长带我们去看梨树王，我们兴致陡增。

为了觐见那个“王”，我们步行在一条朝圣的路上，虔诚而兴奋。

一条傍水路沿着河蜿蜒，仿佛没有尽头，夹道的梨树开着稀疏的花，间或的桃树、油菜、二月兰，装点一抹红，一丛紫，时时唤醒着目光。

有观光车忽而从身边呼啸而过，像古代的马车在风中疾驰，骄傲而不羁，将路边的我们抛在尘烟中；有戴着草帽，裹着头巾的妇人举着一根长竹竿在给梨花授粉。竿子顶端一个绒球从小桶里粘上花粉，轻轻磨搓花蕊，开启一个硕大而温存的吻；有闲散的垂钓者，坐在梨树下抛出钓丝，气定神闲，仿佛

要起整个春天；有曲折折的木桥链接两岸的花语，倒影在水波中凌乱；有白墙黛瓦的徽派建筑，掩映在梨花中，淡彩叠加水墨，别有风韵；有花儿谢过的杏树挂着一枚枚青涩的果儿，引得我们欣喜驻足……

一头驴在一棵高大的槐树下沉默，它在春风里坚守哲人的思考，心无旁骛，不愿多看我们一眼，甚至没有发出一声招呼。

迎着风向前，沿着路蜿蜒，为瞻仰梨树王的尊容，我们忽略脚底的累，面庞的冷，还有时间的慢，压制心中的急切。

越过乡野，逼近繁华，梨树王果真走在“皇城都市”。一时间热闹起来：摊贩吆喝声，小吃街烟火弥漫，商铺林立，广告牌用色招揽客人，可谓商贾云集，游人如织，很快把我们从乡村卷入闹市。

路过去刻着“梨树王风景区”的巨石，穿过一座拱桥，眼前像电影跳片，突然切换了镜头——

一树一树的梨花在眼前次第开放，翠色的叶片，白玉的花儿，荡漾起碧波

十足。仰望处，红云片片，赤霞翻滚，令人眩晕。很快，我又被人浪掀了出来。

信步梨园，香雪漫天。恍惚间，月色浮了起来，紫烟袅袅，有白衫绿裙的仙子，或水袖翩翩，或亭亭玉立，或临风扶摇，亦幻亦真。有水磨腔从云端传来，咿呀呀，清明悠远，似燕语呢喃，又似细雨扑面。于是，一朵朵梨花里长出缠绵的故事来，一颗敏感的心里生出纤细的愁思来。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这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与说？可叹那些玉做精神雪作肌，骨骼清奇非俗流的花与人，人与花。

我暗自聆听前朝的故事，瞻仰时间的神作，想着这些在三百年前的泥土里萌发的种子，犹在新世纪的阳光下开着光鲜玉洁的花，不由得感慨时光，感叹生命的恒久坚韧，油然而心生敬畏。

梨园春深都几许，花无语，情难诉。告别前，我在花丛中留影，笑意委婉。眼里已不是梨花，是天地镌刻于心的一幅盛大杰作。风起的时候，玉瓣飞舞，我的生命里飘起一场盛大的雪。

我想跟一座山说抱歉 (散文)

□周蓉

的气，老子这辈子都不会再来了。

她看着这次采风行程单上“庐山”两个大大的字叹了一口气，但她无法推却，她是活动的组织者。

收拾行李箱时，她把放进的运动鞋又拿了出来，到时就在山脚下坐坐吧，或者只跟半山腰的岩石打个照面，把山顶的无限风光让给他们，她的同伴会很傻眼。她想，她会在某一块石凳上平心静气地等那群爬上去的同伴，但不准备听他们讲山顶上的故事。

这些话是一个叫西川的诗人写的，她记得很牢，并且准备把它们编排进在庐山那天的朋友圈。

很好。她自嘲地笑笑，看来对于庐山，她不仅活在自己的记忆里，还即将活在别人的句子中。

带队的领导看出他手下这俩女的，一个比一个认怂，很适时地抓住了她，亲切地跟她交谈。

这么有名的山，你们写作的人都不很喜欢吗？

我不是什么写作的人，我是为写作的人服务的。

你可以边爬山边构思，回去后写一篇游记，名字我都给你想好了，和你相当贴切——周游庐山。

哈哈哈哈哈，她累极反笑，恐怕我只能写周游庐山脚。

领导迈上几级台阶，俯视了几眼她和那位比她更蔫儿更想直接放弃的同伴，做了一个英勇的决定——

把你们的包都给我。相信我，一定能爬得上去。

她和同伴对视了一眼，几秒后，带着一些愧意把两只重重的双肩包给了领导。

事实证明，人在困境中，道德底线是可以一低再低的。她两手空空，在细雨中朝蜿蜒的山路尽头望去，她忽然在心中鼓起了一些热量，为了不辜负领导的背包之恩，她决心改写西川的那首诗，她不再满足于仅跟半山腰的岩石打个照面了，她会爬上去，最终会再和李白看到的那条瀑布打个招呼。

她当然想起了多年前的那个夏天，那个被她冷落了一路的家伙，不知道他的心中会不会跟她一样，自此落下了那么一点带着矫情的创伤后遗症。至少对她而言，这些年，她几乎已经忘记还曾来过庐山。

带队的领导看出他手下这俩女的，一个比一个认怂，很适时地抓住了她，亲切地跟她交谈。

这么有名的山，你们写作的人都不很喜欢吗？

“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

她十几岁的时候第一次读到李白的这两句，就被吓住了。古诗还可以这样写啊，上来就如此大自狂，豪气冲天。

这个自大又自信的诗仙后面写的两句“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被她在写景的作文中多次引用，语文老师夸她用典灵活。她很高兴，想着

有一天，总有一天，得去真山看看。

她没想到的是十多年后，第一次爬庐山，却以满腹的恼怒结束。她跟庐山结下了梁子。

此刻，她已经爬了一大半了。包被领导背过去之后，整个人轻松了不少。她在雨雾中看着这座曾被她单方面定义为结下了梁子的山，其实还挺耐看的。潮湿多雨的季节，整座山的确有“云海”上出，人物镜中来”的缥缈感。那个诗仙老头怎么这么会写，把她想用一千字描述的东西十个字就打发了。天才不让凡人有活路，她又崇拜又嫉妒。

她们终于爬到了瀑布下。领导朝她俩挥了挥手，看，三叠泉到了，你们可以去拍照了！

等等，三叠泉？不是她一直以为的香炉峰瀑布吗？

她大吃一惊。她也是抱着与旧日记忆握手言和的决心奋力爬上来的，没想到，她猜中了开头，却没猜到结局。

但她立刻就在心中暗笑了。傻子，你在这条路上，早就原谅了当年那个任性的自己，顺便也向那个被你凶了一路的倒霉家伙道了歉，向被你凶了很多年的庐山道了歉。

其实，他是好的。它更是好的。

是美的。是空灵的。是值得你一再来。

江海新韵



烟火栟茶

□方述怀

斜阳余晖缓缓洒落
古镇的灯火徐徐点亮
吆喝声、锣鼓声响彻天
这声音穿过牌坊、古戏台
我们行走浅黄色的石板上
看着丰饶人和的景象
挪不动脚步

我站在东石桥上打捞
那些聚沙成陆的经年往事
古河早已换上新装，河畔
雾霭轻笼一池流光溢彩
塔影佛光在水波中摇曳
在梵音里守望岁月静好

我在栟茶的诗赋里探寻
千年古镇的前世今生
把荣辱悲欢尽数摊开熨平
把千年风韵和盛世繁华倒放
原来栟茶因棕榈、茶树得名
这两棵树养育这里的人民
更是栟茶人扶海的航标

我在熙熙攘攘的队列里等待
清茶、烧饼、土包、烧烤
已是香飘千里之外
唇齿间闻摸栟茶的生活气息
更看到栟茶古镇绵延的烟火
已经在南黄海边璀璨绽放

初夏 (组诗)

□童国华

◎那些平铺直叙的小草
大地酝酿一张考卷
一年四季写下
密密麻麻的答案
那些平铺直叙的小草
首先以冬雪伏笔

借春雨构思
在初夏起承转合
直抒疾风知劲的胸臆

◎那些懵懂天真的青果
初夏一声吆喝
桃树就挑着担子
挤到乡村的大路口
小箩筐在风中微微晃动
昨天粉被裁剪重加
她们还挪不开步，就像
我家乡少女收到请柬时
低着头慌慌张张

枇杷树叶的大手掌
随时想夺取空中航线
那些举着登机牌的鸟儿
忽上忽下，在林荫道盘旋
夏天小果实懵懂天真
还不曾找到贩卖乡愁的人
奶奶在天上，伸手
就能摘下我童年一树愿景

初夏人来人往
像一场仪式花团锦簇
杏子树躲在屋檐下
查阅吉时良辰
像他们梨树交换的信物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那些运送两小无猜的人们
划着小船来的我家门前

满世界熙熙攘攘
运送果实的路途繁忙
蚕豆和豌豆
一双双好奇的小眼珠
望得见夏天匆忙
我所热爱的这个村庄
谁能说出初夏秘密
又何尝不是你的远眺和凝望！

◎那些向阳而生的花儿
乡村裁缝店保留传统手艺
华服必须绣花才有体面
候鸟北归，蜜蜂采蜜
换季的衣裳挂在故乡门前

太阳东升，高音喇叭开唱
今年的收成紧锣密鼓中
这时如果说玫瑰花
你会不会写一封家书寄给从前

从前叫着紫罗兰
这是你为风取的名字
你说如果有这样的风被吹起
青春就会有永恒的回忆

从前叫着栀子花
这是你